

古今治平略

保

5071

25-16



門
號 5071
卷 25-16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五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高

岱魯宗父較

兵制篇

上

三代兵制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昔者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
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致治之極猶班
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商有亳野之

古今通考 卷二十五
師周武王克商以兵平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定軍賦天子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而至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乃車

徒異賦均起法於田方里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
 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
 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圃術路為三千六百
 井定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
 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
 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

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萬匹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國而車右掌軍車之政
 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國
 勇力之士屬焉蓋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
 鄉師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
 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槩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
 之京軍主居王畿為國本者也遂亦二十五軍猶後
 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
 司馬所握之六軍則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

之故凡致民用之軍旅田役皆由鄉遂至於都鄙此
 公卿大夫各帥其采地之民而用之猶後世郡國調
 遣更番上直之兵也至其五服綦布則五國以為屬
 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
 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而每歲中春教振旅以
 蒐中夏教芟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
 以狩當其時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
 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

內患為屬連卒長以聯其國為長師正伯以聯其人
 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故大司馬以九伐之
 法正邦國其於天下也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至方伯連帥
 所不能克然後以鄉遂之士應之於此見封建盛而
 王者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為正之具也由今論之自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積而為百乘千乘又積而為萬
 乘而天下之賦定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為師
 為軍而天下之軍立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故○六○鄉○爲○六○軍○六○遂○亦○
七○萬○五○千○家○則○是○合○六○遂○六○鄉○可○制○十○二○軍○矣○有○十○
二○軍○之○衆○而○僅○制○六○軍○以○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王○
畿○千○里○車○萬○乘○而○六○軍○遞○用○千○乘○則○所○用○特○十○之○一○
耳○大○國○百○里○車○千○乘○而○三○軍○所○用○則○五○百○乘○次○國○七○
十○里○車○七○百○乘○而○二○軍○所○用○則○二○百○五○十○乘○是○十○之○
五○耳○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而○一○軍○所○用○則○一○百○六○
十○五○乘○是○又○三○之○一○耳○以○見○先○王○之○不○盡○民○財○也○不○
特○此○耳○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

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
可○任○者○十○六○而○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止○八○
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氓○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
之○惟○以○下○劑○爲○率○大○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
爲○千○乘○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六○遂○及○
三○等○侯○國○皆○通○此○數○大○司○馬○遞○而○征○之○七○家○相○更○以○
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諸○侯○之○
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
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

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諸侯之民
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
焉耳蓋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及上地中地下地之
任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及戎馬兵車甲士
徒卒之賦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
士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
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調
發則不厭其簡故每甸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止七
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而十六次調發方及

一夫也誠以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而調發必
簡則人不疲於征戰又况此萬有二千五百人居則
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五
長兩司馬卽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
卽平日之族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軍將卽平日之
州長鄉大夫也方平居無事之時人聯家比有教養
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簡車閱
徒無招呼之煩而死生足以相衛然則兵不待選皆
吾民將不改置皆吾吏有事則毆之於行陣事已則

歸○之○於○田○里○故○軍○藏○於○六○鄉○而○弗○謂○軍○將○藏○於○六○鄉○
而○弗○謂○將○以○蒐○苗○獮○狩○而○隱○其○振○旅○菱○舍○治○兵○大○閱○
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
以○井○邑○丘○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
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春○官○之○
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
職○拳○拳○於○法○象○之○垂○汲○汲○於○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
不○敢○專○焉○嘗○考○之○書○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

非○有○宰○臣○之○命○則○不○敢○擅○發○召○公○冢○宰○制○命○也○非○有○
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專○行○是○則○兵○無○專○將○將○無○專○
權○可○見○矣○以○至○鄉○遂○之○民○屬○司○徒○四○時○之○田○屬○司○馬○
閭○師○則○受○軍○旅○之○戒○於○司○馬○鄉○師○則○致○役○要○之○辟○於○
司○空○蓋○六○軍○之○制○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
鄉○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有○
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屬○於○天○子○
是○以○兵○滿○中○外○居○然○若○無○至○其○四○時○之○田○凡○師○出○日○
治○兵○入○日○振○旅○草○止○則○曰○菱○舍○簡○兵○則○曰○大○閱○今○以○

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為還田之期。以此見先生之不樂用兵也。特以戰不可以雖安而忘。民不可以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然芟舍則曰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雖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振旅之陳。而不用兵之意。已默寓乎其中矣。凡田搜擇取獸。曰蒐。為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獮。圍守不釋。曰狩。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用殺也。特以兵不可以無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於是。有

四時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獮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皆如蒐田之法。而不殺獸之仁。已迭行乎其間矣。而又仲春則以辨鼓鐸。鐸饒。仲夏則以撰車徒。書契名號。仲秋則以辨旗物。仲冬則以詳坐作。進止各主其一。不盡求也。蒐以祭社。苗以享禘。獮以祀祊。狩以享烝。各以行禮。非暴物也。蓋田本肄武。而以禮終。獵本厲殺。而以仁勝。此之謂順以動而悅。以使乎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

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鄉皆將則蓄將不爲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若乃天子之衛有郎衛有兵衛而其別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

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苟不以時而糾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爲德行道藝之害此官正所以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善也去其淫怠與其奇袤防以過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有保氏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官伯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敘而頒其誅賞如此則八次八舍之列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掌之太僕統

之師氏帥之司隸令之又况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爲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廁跡其間平時夾階祀而立堂垂執劉鉞而秉戈刃者率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曷常有文事武事之判耶且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屬何哉蓋官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制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民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

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爲防合而觀之任征伐之兵皆出於農則無追呼名募之擾無團聚廩餉之費而民以農隙之時講武則旣因富而力強處宿衛之兵多出於士則無長淫導邪之失無衽凶邇逆之災而士以析巡之餘均敘則又由教以知方矣此成周所以克詰張皇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也歟周道衰法度隳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霸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

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識，緩急足以相死。其教既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而依倣周制，變爲輕利，實始使兵農異趨。何也？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自五家爲軌，積而至十連爲鄉，爲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如鄉之法制，鄙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涖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自三十家爲邑，積而

至十縣爲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爲三軍者。四如遂之法，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於是國中之士爲兵，鄙里之民爲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齊桓旣沒，晉文接之，蒐於被廬，作三軍教其民。其後又作三行以禦狄，實六軍矣。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豈自知其僭而稍替其一乎？是時楚益強大，僭王號。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伐隋，廣而爲三軍。成王時所謂車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

子弟往往非古至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厥貉之會
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
兩甄之制莊王圖霸邲之戰軍制備焉三軍爲正軍
二廣爲親軍游闕爲游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
於陳則分左右二拒調卒之法商衆工賈不敗其業
卒旅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楚是
以強共王之時若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

創名之康王時薦掩始井沃衍牧臯濕賦車籍馬而
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
則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爲舟師焉雖迭爲
盟主總帥諸侯然其制已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
速之功故不能究王制嗣是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
丘甲襄公作三軍昭公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
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
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大變丘乘之制而民無遺力矣
於是吳越乘時僭號上國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

萬人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於會稽甲盾五千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此越之兵也至於秦自襄公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脩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師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變法作什伍之制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

十里一亭亭有長五亭一鄉鄉有游徼十亭一縣縣有令尉十鄉曰聚聚有嗇夫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亦非復商鞅之舊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藉爲兵而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

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
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
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
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尚勢利而貴變詐
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衆謀不良
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
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
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
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

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
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鎰金無本賞矣事
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
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
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隳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徃之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
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
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
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鯁鯁
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
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

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亾故兵無他道亦有
仁義而已矣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
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錯
兵寢而不用者其本末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政乘
四世之威據山河之阻窮兵力以毒天下既滅六國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
銷之示黔首弗復用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而北築長
城以拒胡置戍焉又南戍五嶺秦民見行如往棄市
因謫發之先謫發吏有臯及贅壻賈人後以常有市

籍者又後以太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人情騷然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蓋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數十萬坑於楚者又二十餘萬而曉關下將軍皆賈豎一陷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常追維之商鞅破國不過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

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鬪○狠○上○藉○其○力○下○安○於○義○自○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鬪○爲○後○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繇○是○秦○人○之○俗○尚○武○競○棄○禮○義○雖○能○卒○致○強○盛○而○自○焚○之○釁○具○矣○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於○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彌○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且○蒼○頭○廁○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

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為阻深以示强大章邯
 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
 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亾也嗚呼豈盡繇兵弛哉長
 城五嶺阿房驪山之役使健卒壯士徒虛耗於無用
 之地靡爛於不切之工是自潰其衛也且此降而坑
 於諸侯者夫非卽曩者翦賁以之橫行天下誅滅六
 雄者耶國有興衰而士之勇怯頓殊何也况使為將
 者畏讒譖避誅責而降初亦未甚敗衄也然則豈兵
 不勝之咎哉

章氏考索曰周之六官司馬掌兵而其起軍旅
 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
 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
 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
 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
 其旗鼓鐳鏡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
 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卑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
 遂家任一人而未常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
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
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爲之根本外有封建爲之
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
止於邊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
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文蒐
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
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
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

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
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
民以利鬪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
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齊民
戶三男子並爲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
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
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
勞轉輸之費也至秦而置郡縣裂侯國則外無
屏翰之助天子孤立於上而中國與四夷爲鄰

所藉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於下，而中國與四夷爲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剝腹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兩漢兵制

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零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
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壘射聲虎
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
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
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
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
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
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
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

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而不易於發
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
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與是故以勞賜
之典則季秋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勞之以農
桑而後遣以閱習之法則背秋涉冬幸長安南門都
試五校士爲八陣進退而光祿特嚴不會之免至若
南北軍皆隸於三公而光祿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
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脩
之士則宿衛之任固亦周虎士諸子遺意哉是以朱

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而却慎夫人之坐日磔以入侍而縛莽何羅之逆皆繇環衛得人故也其後武帝盛兵以威四夷至以中尉材官出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爲八校進中尉屬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及外西域兵而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知越事者胡騎校尉掌胡騎習胡事者與長水射聲虎賁三校尉而八外又置城門校尉掌京城門屯兵屯各有司馬有十二城門候焉旣又恐

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置期門羽林之屬爲宮掖衛是雖於南北軍相制之意不甚失然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八校之置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常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且又使世家富人犯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依飛之屬隸於光祿以爲天子之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疎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

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於是禁密之地，凡可以轉移，感亂人主者，無所不至。而異日宦官倖戚專兵之禍，於是始基。皆武帝紛更之所貽也。若乃郡國之兵，初時選能引關，驟張材力武猛者，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法，各有員而用，各隨其地之宜。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於是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國，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各推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

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則騎士有誅。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貶。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此郡國兵之凡也。其賦於民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於爲民。故爲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年二十三爲正卒，於是傅之疇。

官以給公家徭役給於中都官則爲衛士給於郡國則爲材官給於邊繇則爲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爲更卒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蓋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謂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一月二千謂踐更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三日戍然不可人人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還因留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謂過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裳悉自備年五十六始免此調民之畧

也自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之官徒弛刑者及應募飲飛射士孤兒

胡越騎詣金城而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伏飛胡越騎從事是南北軍皆出矣紛紛無復舊制孰非自武帝啓之耶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爲五營謂之五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

役唯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如故九年省關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時光武又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繇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肄或以爲惡韓延壽始以試事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及王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然終

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且自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隸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於漢衰匈奴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成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日就單弱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故盜起一

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辨臨時戰非素習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三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始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陣徵爲積卒召爲義從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徒列屯坐食而已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羌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關都尉五年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

乃勸靈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以厭之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又改刺史爲州牧然是時也黃巾雖殲而蕭牆之禍深可寒心蓋自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并爲五營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衛尉不聞更戍之士又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於是中

世以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戚宦更領兵權迭相傾奪五營畏服中人以至陳蕃竇武等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取族滅何武袁紹不勝其憤且懲竇武之事欲藉分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闔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闔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繇而光武實爲之蓋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其所自出者深思而曲備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於四時之際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鼙饒獨
之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
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
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
散於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
此其綱紀大意之所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
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
甚重其別又有四焉通籍於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
司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爲兵

伐楚以荆伐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常調民以
戍遠薇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而暫止
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
兵不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
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此自周衰一變而爲齊
之內政再變而爲晉之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
掃地盡矣漢興民二十則傳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
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
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無不闕軍旅者或爲卒

更○或○爲○踐○更○或○爲○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
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
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
將○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則○罷○
歸○衛○霍○勲○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此○其○綱○維○大○
體○猶○有○先○王○遺○意○乃○其○中○猶○可○取○者○國○有○軍○事○不○取○
專○斷○是○以○輪○台○之○書○徧○示○百○官○屯○田○之○奉○初○終○下○議○
匈○奴○和○親○而○四○百○石○博○士○得○以○抗○論○以○至○精○兵○郡○國○
人○主○親○爲○擇○將○相○而○代○地○吾○所○急○則○委○陳○稀○淮○陽○兵○

之○勁○實○擢○灌○夫○其○視○兵○也○不○亦○重○乎○然○而○從○軍○有○勞○
得○以○復○除○關○中○之○卒○復○以○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譴○
金○布○著○令○尤○卹○死○事○羽○林○養○子○特○錄○孤○兒○至○饗○遣○衛○
士○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其○卹○兵○也○不○亦○寬○
乎○乃○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僭○上○者○必○戮○上○功○增○級○
者○幕○府○已○察○亭○徼○不○治○者○出○巡○已○誅○乘○傳○行○塞○因○以○
歸○家○者○詔○敕○已○至○以○至○禁○撓○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
懦○者○有○誅○都○試○而○不○詣○都○所○者○必○免○屯○而○不○詣○屯○所○
者○以○乏○輿○論○則○嚴○明○爲○何○如○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故繇有復筭有減更有
貸繇戍之法可謂恕矣乃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故將
之家均於給賦以至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左遷
酒泉太守卽拜破羌不爲異數輪臺之詔敗亾不拚
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則均一爲何如至於上下相維
隄防必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爲過多
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制也都試之役
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
上下之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僞伍符素備

以正什伍而膠西欲擅發兵則弓高誥之自前嚴助
以節發兵則郡守拒之不從而又鄉置游徼亭設三
長以防盜賊而天下之亭幾三萬則其周密又何如
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悔以寬恤待士卒故勞
不致怨以嚴明馭將帥故士卒不敢驕惰以均一定
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奸宄無以
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七國變生倉卒
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
以也獨其以軍擊虜而發及吏無告勅與父母有市

藉者甚而列侯封君皆所不免是悉民以爲兵也得
無困於征行之擾戍邊備胡而調及淮陽汝南雖東
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
之勞且時平輒弛備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則
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防外戍卒以實邊而中尉
北軍亦出擊胡則王旅無鎮衛之職何以重內其節
目不謹者益如此是以漢之兵雖少近古而卒不能
遂如古也建于中興則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罷
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于是郡兵不練

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曩時比也士大夫
不閑武事至引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則又
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矣漢烏得而不衰善乎
應邵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罷兵自郡國罷材官騎
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
兵雷震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
警一旦驅之以卽強敵猶鳩雀捕鷹鷂豚魚弋豺虎
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竝發牧守
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

忿驚縱橫多僮良善以爲已功不教而戰是謂弃之迹其禍敗豈虛乎哉

三國六朝兵制

三國蜀初置五軍其將校畧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
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然國小壤迫大兵數動及
諸葛亮卒蜀兵耗矣吳多舟師而兵有解頰敢死兩
部及車下虎士丹陽青巾交州義士及健兒武射之
名非一調度亦無法大率强者爲兵羸者補戶至有
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其後又
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初曹公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制

中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改漢乘之名曰治兵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自操納司馬懿之言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晉自文王置二衛三部司馬以中領之軍領之及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及驍騎七軍皆以中

軍將軍羊祜領之帝始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次國二軍兵三千小國一軍兵千五百及吳平之後卽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郡纔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其服從官役者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未宜約損州兵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武備不可盡弛帝不聽而永康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亂元帝南渡以揚州爲京畿荊州江州爲重鎮而三

州戶口實居江南之半。於是復刺史典兵而州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衛定國難。逆則王敦蘓峻以啓釁為國憂。蓋其勢也。然王師所出調兵不踰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率取奴兵。百姓怨嗟。有戰輒敗。及後魏天和中。闔門之謫除於崔挺。三長之制立於李冲。屯兵興於薛虎子。而戍兵資絹自隨之。困省世業。定於李安世。而豪強蔭附逃役之弊均。定都中洛。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分建六鎮。優復府戶。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良法

浸墮。至於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敢問。致啓高歡驕逞之心。則紀綱陵替。豈非狃於承平文飾過盛之弊哉。高齊別為內外領之二曹。雖十人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然武帝之際。政以賄成。一時領軍至二千人。無謂甚矣。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蘓綽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九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

國主二大將軍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此蘓綽之請也周至克齊之後并前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此隸戶有還奴虜有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糧蓄以六家備民力稍裕矣隋之兵制大抵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之府有郎將有副部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改驃騎曰鷹揚郎

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文帝取江南之後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要害之地者凡八所或出於六合或出於襄陽或出於永安以至江陵蘄春廬州廣陵東海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帥長史則總之高潁而各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也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高麗之役平壤之會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以遠近騷動士卒死亡而遼東浪死之歌作隋遂亡

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歲餘復
 十二軍軍置將軍坊主各一人太宗貞觀十年更號
 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
 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
 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
 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
 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
 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
 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

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
 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
 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
 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
 將行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
 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
 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
 之萌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

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至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開元末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曠騎入隸於十二衛爲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耻爲之自天寶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

下魚書其後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皆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糴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原其所以豈其立法不善哉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未始悉民以爲兵也六家而供一兵未始悉仰給於官也隊伍火長

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則上下相維之制立。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則內外輕重之勢御四方有警命將以出事定功成而將解兵歸則跋扈專恣之釁杜農隙教閱而陣戰不精罪至折衝并及刺史則驕惰懈弛之原祛且始也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後則更代多不以時矣始也出兵多不踰時遠不經歲自劉仁軌將以鎮洮河於是始有久戍之役矣始也衣糧自辨出征或有給予自牛仙客以積財媚上得宰相邊將慕效之而山東戍卒

齋糒帛自隨者輒誘之置府庫晝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於是得生還者十絕二三矣且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獲以賄免貧而老弱者不得免而逃焉於是州縣之兵多逃亾之患矣是皆其守之非其制而積漸致弊也說乃不酌弊救失追復貞觀之舊而顧苟且以便目前爲召募之法增養兵之費浸使根本不固國勢動搖說寧能辭其責也哉蓋自是府兵壞而方鎮盛矣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

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
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劔南嶺南江南
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
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
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
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
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
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
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扼遂陷兩京肅

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
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
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
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
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
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
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而天
子顧力不能制則含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
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

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亾滅語曰兵由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爲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制兵何其處內者曲盡而處外者猶踈矣哉從今觀之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旣分天下爲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爲十二道而置使以處之都督以總之此其爲

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又隆之以極崇之品秩與十衛將軍同而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然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爲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接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遙授不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無何遙授之端一啓于王嗣真之寵任兼領之設復溺於蓋嘉運之私愛及攘却四夷之思銳然自

奮而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方鎮之權于是始重且募曠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于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時李林甫專寵固位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請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以爲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而邊陲有偏注之勢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再造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綱紀四方而偷取苟安至

王玄志之亾○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
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備禪逐主帥○亦因以
襲位而爵祿廢置胥出于下○馴至廣德之際○安史既
平○諸州賓服○代宗復不能因事制變○卒使僕固懷恩
養寇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
其黨○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而德宗慷慨發憤痛懲
積弊○卽卽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足以警動淄清○未
幾○李惟岳欲世襲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
顧並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暇○又安

有四王一帝之僭哉○陸敬輿深爲國慮○論關中形勢
之要○居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真維持
久長之深筭也○德宗委而弗用○奉天之幸○豈非勢所
必至耶○洎反都邑○而挫馭之餘○姑息愈甚○所由終成
藩鎮之禍○益蟠結不可解歟○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
諸人○故能以威武起衰弊○而劉闢阻兵巴蜀○則旣平
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
之吳元濟擅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必克○于
是王承宗以德棣獻程權以滄景歸○烏重嗣以支郡

屬向之相與拔扈拒命者垂六十年皆拱手以遵約
束而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稟命于朝
慨然爲諸鎮倡者豈皆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處置
得宜威畧未泯故也惜乎穆宗溺于宴安而段文昌
蕭俛輩皆庸才無遠畧遂有銷兵之請致軍士落籍
者衆皆嘯聚山澤轉爲盜賊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
一呼而亾卒皆集始徵兵諸道而州郡兵籍旣少率
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不能兵遂并克融庭湊以節鉞
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亾終不能復又初時諸

節度旣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故主將不
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
脅主將相委以罪且怯於臨陣悉擇軍中驍勇以自
衛而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
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往往進止弗
審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
繼之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旅裴度元臣宿望烏重
胤李光顏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財
竭力斃迄無成功由是言之豈真方鎮悍不可制耶

古今通纂卷之二十一
直以制馭無道而委柄授之以自賊也可不哀哉夫
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北衙禁軍也初高祖
既定天下罷從軍者歸田願畱者三萬人以渭水白
渠旁民所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軍
以子弟代號父子軍而諸衛府兵爲南衙軍貞觀中
太宗擇善射者百人於北門番上日百騎已選材力
驍壯爲七營月一營番上日北衙七營已置左右屯
營於玄武門領於諸衛號飛騎上游幸以從爲翊衛
高宗時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夾

陞桓行幸夾馳道而馳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爲千騎
睿宗改萬騎玄宗用萬騎平韋亂改左右龍武軍用
元功功臣子弟以充良家子避征戍者或稍得納贖
隸焉分日更上如羽林皆謂禁軍末年禁兵浸耗當
祿山反時諸禁衛從上西者僅千人肅宗赴靈武衛
士不滿百專倚朔方軍爲根本既卽位以禁旅單弱
稍復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軍以元扈從官子弟充
之曰北衙六軍中擇諸善騎射者置御前日供奉射
生官分左右廂日左右英武軍乾元初李輔國用事

欲擅兵請得將羽林騎士五百人時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欲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今用羽林伐金吾警非制也脫內有非常當何用制之乎事得寢初哥舒翰破吐蕃於洮西置神策軍立軍使祿山反神策校尉衛伯玉將兵千人入赴難而神策沒於吐蕃不得歸卽詔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將所部屯陝而命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已代宗幸陝朝恩舉以其軍從事平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敢顯然

與北軍並也已吐蕃復犯京師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而朝恩以知神策軍使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晉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請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諸衛畢隸之而朝恩以放橫誅死當是時神策軍雖處內隸宦官而數以裨將主兵出征代輒克及李希烈反盜四起神策武士多鬪死詔神策使白志貞蒐補以充志貞因爲利東征士死亡者不以聞市井豪緣爲幸入賂則補之名著籍受給賜而身市

屢爲販鬻於是健卒盡而隸伍籍無慮皆市人段秀實以爲禁旅單弱不足備非常上疏言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凡以尊君卑臣強幹而弱枝也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鎮而禁衛不備不精旣削且弱後倖有變國何以待之夫猛虎所爲百獸畏者以有瓜牙也瓜牙廢則狐豚特犬皆能爲之敵惟陛下留意䟽上不省尋涇卒作亂召禁兵捍賊空無人而天子幸奉天已志貞流殛死而神策都虞候李晟自飛狐道以其軍赴難遂

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有社稷功神策士益寵而殿前左右射生軍亦改號神威軍於是北軍他所增置名號皆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德宗至自梁州以神策軍在左功賜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罪免死而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數三輔人庇焉一牒輒十數人長安姦人占籍兩軍者率身不宿衛輸錢中人代番上名曰納課而外憑籍肆爲暴京尹赤令爲歛屈已內侍益崇寵特置左右神策護軍中護軍護軍中尉官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以寵之已。又置統軍以崇親衛。當是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親衛卒出屯防者。諸頒給特厚。於是諸邊將詭自請願。遥隸神策軍。得自竭。既得請。卽廩賜遂贏。舊二倍。由是諸邊卒往往稱神策行營。而邊軍皆內統於中人矣。順宗卽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神威。合爲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典禁兵。可謂良策矣。及王行瑜韓建連兵犯關。諸王遇害已。而神策尉劉季述等以其兵。

廢帝尋就誅。昭宗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從此廢矣。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全忠歸。留其子宿衛。禁衛皆汴卒。崔胤言六軍名存而實亡。宜立格募兵以壯禁旅。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久之全忠遂兼判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球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嗚呼。禁兵起於義兵之願。留宿衛者本爲兵立制。非爲制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北○衙○者○豈○太○宗○初○置○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
北○二○軍○之○制○也○而○漢○以○衛○尉○爲○護○南○軍○以○金○吾○巡○北○
軍○今○十○六○衛○皆○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
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
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
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兵○也○今○以○禁○軍○爲○北○衙○
衛○兵○爲○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旣○橫○之○後○外○
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言○之○
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兵○柄○專○

歸○宦○者○而○爲○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
闔○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
宦○官○典○兵○反○至○王○叔○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
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章氏曰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
志之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
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推
亦同氣亦未免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
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騎謂之

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
之南衙衛兵是則北衙卽漢之北軍而南衙卽
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
周府兵之制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庸調一
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
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
有口分世業田三衙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團
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
致所由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

秋戰國故鄉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
世業旣開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弓騎者亦勢
也况北衙禁軍自睿宗平韋氏之亂左右屯營
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
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爲侍官安得不逃匿而
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曠騎也然則曠騎變
爲藩鎮者何如哉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
經畧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卽藩鎮之漸也自開
元而上北衙軍諸府兵尚可支吾太平日久至

天寶末府兵既壞而曠騎之爲禁軍者又復單
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士不滿百
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
禁衛弱於上而藩鎮強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
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
太宗之過至於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
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元宗肅宗不
能逃責矣

杜牧之曰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

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
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
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
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創邊兵外
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
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
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肝
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
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

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
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以○還○
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
弊○復○爲○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召○出○視○之○率○市○
兒○輩○盖○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
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
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
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
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

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
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畧○市○天○下○是○以○天○下○
每○每○兵○亂○涌○溢○齊○民○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
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
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又○戰○論○曰○兵○非○脆○
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
作○戰○論○焉○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
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
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

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各城堅壘嶺巒相貫
高山大河盤互交瑣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
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
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
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旣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
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
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
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
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

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仰首供給橫拱不爲則
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
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
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
不能排闥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
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足徵徭不
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
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
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

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
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
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爲之簡
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
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
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
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
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
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

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
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戎矣
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
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
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
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罰詰責第來
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殿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
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
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
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
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
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
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
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

宋代兵制

元附

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
蕃兵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軍
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防邊或諸州更
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
駐泊以糴賤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
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者則又卽廂兵而肄習
者也什伍其民教之武士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
用之謂之蕃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其軍政則有召募

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雖增
 損舊制而規摹宏遠矣蓋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
 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
 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得以專土叛換河北兵最
 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
 討不怠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處悉
 黥面爲字以識軍號自是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
 少習用爲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
 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討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

廩稍實得以聚兵爲強幹之計太祖太宗以雄畧威
 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四方勁兵列營
 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師之臣
 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建隆元年詔殿前侍
 衛二司各閱所掌之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老弱
 怯懦者置剩員以處之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
 下以補禁旅之闕又揀軍中強勇者定爲兵樣分送
 諸道令如樣收募後更爲木挺以尺寸高下謂之等
 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當部送闕者至則軍

宋代兵制

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分隸諸軍其自廂軍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軍上軍而升班直者皆臨軒親閱非材勇絕倫不以應募餘皆自下選補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祖然後鑿面賜以緡錢衣履而隸諸籍或募土人就所在團主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鬪給漕輓而天下獲悍失職

之徒皆爲良民之衛矣其廩祿之制凡上軍都校自捧日天武暨龍衛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者月俸錢百千粟五十斛諸班值以下第等差之凡廂兵教閱者有月俸錢下者給漿菜錢或食鹽而已凡軍士邊外率分口券或折月糧或從別給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諸倉之分給諸營者營在城西給糧於城東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

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亦有非時給者邊戍季加鞞邠寧環慶緣邊難於爨汲者兩月一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俸自川廣戍還者別與裝錢川廣通舖卒或給時服錢屢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稿將校謂之詢設蓋養兵之厚若此而國用初不見其不足者出納有節故也凡遣上軍軍頭司引見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癯老至於諸州禁廂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曰駐泊

凡戍更有程而調發以銅符木符傳信牌爲驗初太祖嘗問內臣逮事後唐者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郊迎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卽隨其所欲給之循至其後因而作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策而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朕命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故武雄軍肆掠百卒竟誅川班妄訴全軍俱廢雲捷

軍僞印寘之極刑酒坊兵作過罪及主將故萃兵雖多而無豪悍難制之患由此道也當其時禁從軍製親衛殿禁之名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於殿前侍衛兩司爲步兵者百十有九爲騎兵者七十有二其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爲二或分而爲三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驎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則就糧統計天下精兵不過二十餘而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而合諸道

之兵又足以當京師天下之兵雖本於樞密然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於三帥然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至於州郡節察防團等職雖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得以盡行軍制而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簡之兵不足則會諸州巡簡使之兵又不足則咨諸守臣及一路帥臣焉凡皆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太宗嘗閱禁兵有挽強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

左右曰今宇內阜安材武間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騎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因曰此殿廷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景德二年宣示殿前侍衛司諸禁軍中老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於揀練每抽替至京雖量起閱視亦止能去其尤者今莽丹請盟夏人納款宜乘此息兵精加選練恐軍旅之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乃命先於下軍選勇力者次補上軍其老疾者俟秋冬擇將臣令揀去

之嗣年爲選隸天聖間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法凡班直經上親閱隸籍者有司勿復按試其升軍額者或取少壯拳勇或旌有邊勞至於河清遠捕牢城配軍亦間下詔選補蓋使給役者有時而進負罪者不終廢也其退老疾則以歲首或出軍回轉員皆揀汰之上軍以三歲河北遇大閱亦如之仁宗卽位海內承平而畱神武備始幸安肅教塲觀飛山雄武發砲命捧日天武神衛虎翼四軍爲戰陣法拔其擊刺騎射之精者稍遷補之由天聖至寶元間增募諸軍

陝西蕃落廣銳河北雲冀京畿廣捷虎翼効忠陝西
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荆湖歸遠總百餘營景祐
元年三司使程琳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
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
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
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
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成平逮今凡二邊所增
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
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

賜不與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
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誠願河北陝西住
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卽遷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
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卽調發便
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覲恩賞違者重
置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然法制稍弛宿直劫取庫兵何剡兩疏以行黜陟皇
城埋藏器仗錢彥遠七書求其根究而東軍不知戰
鬪龍衛不能披甲田况又歷歷言之蓋國家怠於久

安樂因循而務省事主兵者頗行姑息之政至有胥吏譁伍而逐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吏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校畏使之驕情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逸詆訾粟帛使之憤惋其言語笑靡所不至故衛士入直不自持被禁兵給糧

雇人擔荷平君有司不敢問不得已而暫役謂之借債已訾磬不肯應而三歲一郊國大資費八十九萬安爲固然不以無功知愧一不如意顧稱多繫寡比好嫌惡以徵於上甚且操白梃而羣呼蓋雖名爲兵而實皆驕惰不可使之人也議者謂紀綱不立恐奸雄生心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後浸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豈不惜哉又初以收藩鎮之權精兵盡萃京師故外地率皆老弱而循習旣久漸至無備諸郡毀城隍撤兵甲者數十餘年而領州者例

皆書生其充常從兵不過六郡百人小郡五十而已。故名曰長吏實同平民名曰郡城蕩若平地王元之已言於咸平三年則後可知矣自是稍加脩置而陝西之保毅置於咸平之四年沿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然猶未盛也慶曆初趙元昊反始大募兵充禁旅以禦敵而所募兵多市井選悞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所遣戍者雖壯狡中格然不能其水土而推陷復非所長陝西河北京東西並邊上兵卽揀選不及等而驍勇狎戰於是議者欲益募土

兵爲就糧乃增置陝西蕃落爲保捷振武壯勇而京輔郡亦增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鬪諸軍馬步凡三百營於是中外禁廂軍多至一百二十有五萬蓋軍冗甚矣西師罷龐籍自延州入爲樞副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卒就食內地而天下兵罷老者猥多不可以不汰議者以虜初臣服情僞難測未宜遂弛備而兵方募隨汰恐致變生雖帝意亦難之而籍在西事久習邊度元昊因必不遽敗盟而兵不汰將國力日屈以百口保西事無他固爭之於是兵汰者八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萬人嘉祐中韓琦在政府上言祖宗以兵定天下有
征伐則量敵募練事已隨併故兵日精而國不費今
二虜號通好而北邊屯防之兵不解常若敵之將至
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
恐一旦邊陲竊發水旱相繼乃駭而爲之圖則既晚
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粟貴踊常苦
其難贍而邊卒數多復且有尾大不掉之虞祖宗時
內屯兵京師歲漕東南粟以贍之地廣而易供雖其
數多乃適得強幹弱枝之術故其時就糧之兵少邊

境有事則輟京師兵以赴之固爲慮深而爲費鮮也
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賦稅及三司
筦榷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制爲軍額
額足罷募闕乃增補額盡而營數畸零者併省之庶
國力可無屈也且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所創制
定天下者也天禧景德之兵真宗之所守成爲備豫
者也慶曆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請下密院具實
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多少孰愈則精冗判而裁法
可無疑矣於是詔兩府詳議具數以聞自是稍加裁

制以爲定額皇祐中富弼撫京東河北民以水災故
流入境者三十餘萬乃召募爲廂兵拔其豪得九指
揮教練之稱威邊壯武威勇分諸州服征役已行其
法於諸路而就糧禁軍缺因用選補先是民兵在河
北河東有弓剪社神銳忠勇強壯忠順在陝西有保
毅砦戶強人弓剪手義勇在麟州有義兵在川峽有
土丁壯丁在廣南北西有槍手土丁在荆湖南北有
土丁弩手在邕州有溪洞壯丁是時神銳忠勇強壯
久廢忠順保毅僅有存者康定初添籍強壯皆以時

訓練自西師屢劄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
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至師罷放遣
焉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
兵以補其不足其後議者謂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
講習無待儲廩得寓兵於農之意誠分領郡守閱習
寇至翔集赴援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詔如
所議治平中韓琦當國上言河北河東義勇皆土著
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物力資產足內繫其心稍加
簡練於府兵何異陝西保捷皆揀放所存無幾宜僉

義勇涅手皆爲士兵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
允行知諫院司馬光持以爲不可疏五六上畧言方
刺陝西義勇時民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而
爲兵追呼逃避人人皇悸如臨死器號哭徧野及刺
面後教師利其財賄誅剝百端爲煩擾特甚始救榜
云但守護鄉里已復驅之屯戍千里供億勞費無已
况其生平所習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
鉦鼓備具可美觀而止一遇寇敵旣瓦解星散而大
陣隨之殊無益有害也自後官知其然放汰還農則

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力穡如異時矣又田產空盡
流落無歸強者爲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於悒長歎
此可爲永戒而不可復也况今旣賦歛民之粟帛以
贍軍又復籍農民之身以爲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
任也民之財力得不並屈且旣籍之後州縣義勇具
有常額後旣逃亡病歿必隨補之是使陝西之民世
世常三分之一爲兵也光又詣政府力言之琦曰兵
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殆不無補
也光曰兵之貴先聲者爲無實也然獨可欺之於呼

吸頃刻間耳。今土兵雖益實不可用。彼不過十日具知之。於聲何有。琦曰：君但見慶曆間刺鄉兵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方募刺保捷時，亦豈不云然而卒充戍。今安可得保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國用，公所著籍驅之行戍，如反掌耳。琦語塞而事不爲止。蓋韓公雖心知募兵不可罷，而以爲冗食無當，終不若兵寓於民爲自然之勢也。又古者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故

民力全固，承平百年，然征調之外，又有力役之兵，日需餉饗，國家不無冗兵之弊。當時孫洙號善論兵者，其言曰：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者，謂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日者。蓋今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雷州

古今通纂 卷二十五
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戶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國計何得而不蹙哉然始猶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非禁軍亦免至其後禁軍送迎出入番休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役者不能兵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勢豈可得哉且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復太祖太宗躬其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當時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然皆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不得爲休息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且羣起而噪呼夫天下一家且教十百年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且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庸夫之間而將吏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甚哉兵

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漢之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致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致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至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平居無事賦歛之厚至不可復加而三司之供猶苦其不給其弊皆以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故也苟郡縣之士兵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費之省者不過半耶兼又更戍交錯旁午道路徒使兵不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知將將不知兵○平居徒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脫
有緩急○亦何足恃哉○沿至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
牢城○其名二十三○爲凡二十餘萬○合天下兵共至百
餘萬○而冗又極矣○神宗患之○乃議銷併○親制選練之
法○敕所司○揀不任禁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爲
民○而陝西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有省并○帝嘗謂
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
者○消并軍營○所省錢累巨萬○庶事若此○邦財可勝用
哉○二年從陳升之議○減衛軍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

者○呂公弼○陳薦○皆言未便○司馬光亦曰○在京禁軍生
長○京畿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固久○年
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
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且國家竭天
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
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有用之兵○真諸無
用之地○又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時○或小有警急○主者
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旣少○必須大加召募○將數倍
多○於今日所退○是棄已教經戰之兵○而收南井烏合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之衆本欲減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
非計之得也願且仍舊法每歲揀禁兵不任戰者充
小分小分復不任役者放令自便在京居住但勿使
老弱者常占各籍虛費衣糧則冗兵旣去大費自省
右正言李常亦以爲言從之四年詔揀諸路小分年
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爲大分五十以上願爲民者
聽舊制兵至六十始免猶不卽許至是爲民者衆冗
兵由此大省初議併營大臣皆以爲兵驕已久遽併
之必召亂獨王安石贊決之時蘇軾言曰近併蒐之

令雖不恤人言持之益堅然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
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樞密使文彥博
曰近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日事合更張豈憚
此輩紛紛耶帝用安石言卒并之自熙寧以至元豐
歲有并廢已王安石旣柄國上言太祖懲藩鎮之弊
分遣禁旅戍守邊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
勞逸故將不專兵雖無復難制之患然將不知兵兵
不知將緩急不可恃請部各制將將兵平居專於訓
練無番戍之勞有事而遣使兵將相知而緩急可爲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五
使便於是詔京畿東西及河北路置將三十有七鄜
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置將四十有二已團結東南
諸路軍如京畿置將十有三總天下凡九十二將將
各置副凡副將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
者以充又各以所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訓練
等官實始變禁軍之制又以為方河北為方鎮割據
時內抗中國外禦四鄰亦有邊奚契丹者乃兵不外
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至蕃息又竭天下之芻粟以奉
邊曾不足以當一面之戎狄此其故可知也臣以為

儻不能治軍使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請法
以十家為保保有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
保為都有都保正副主客戶民三丁以上選一人為
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
優厚材勇過人者充保長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
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予官
其逃移死絕若同保不及五家者他保自外來徙居
者收為保戶滿十家別為保置牌書其戶數姓名以
稽始行之畿甸後推之五路以遍於天下時則以捕

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
農隙所隸官於鄉村都試騎步射分等以聞蓋始變
民兵爲保甲法始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後且戍邊
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帝聞之以謂安石安石曰人
言固未必信卽有之愚民難與慮始亦無足異也爲
天下者如止任民情而縱之亦何謂爲政乎時陳畱
縣督民置弓箭鼓鐸民苦擾以聞帝又謂安石安石
曰有之庸何傷自生民來通兵農爲一事男子生而
桑弧蓬矢射四方壯而服田力穡有事而服戎故未

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民所自具未聞國家造耒
耜給百姓也則雖使民置弓矢豈足過哉第陛下憂
恤百姓故立法禁優之耳且府界素多盜歲不下百
十發民皆出錢給捕賞不爲怨今制保甲以禦盜令
少出錢置器械非有損也卽怨何恤乎帝曰捕賞錢
民習爲固然自備弓弩民創見直不能無怨譬之河
決壞民田宅民不怨令決河以壞民產則怨之矣安
石曰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
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

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旣人皆能財。又爲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心兢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乃三代六鄉六遂遺法也。後世唯府兵爲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致安強明矣。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爲可憂者。所見淺近也。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今爲募兵者。

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恃。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哉。安石曰。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其所收亦皆亡命強梁之徒耳。兵之強弱。豈不在人耶。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曰兵強天下。安石曰。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帝曰。保甲芻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已減。寧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本之慮耶安石曰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
兵當減矣噫法固善矣然行之不善朝廷徒知教民
以爲兵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以不能堪知別爲一司
以總之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民至有言曰教
法之難不足以爲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
以爲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而誅
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
羈縻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
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

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
鞭之一有巡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
鞭笞之所以爲苦也創袍市巾買弓條箭其名百出
不可勝數故父老之彥曰見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
非虛語也一不如意卽以藝不如法爲名而捶辱之
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
冒法不顧後禍踰於正長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
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
有毒其目斷其指灸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

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而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錢以募之於是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比比是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飢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語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或因官道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者也安石豈能盡窒其弊哉元祐初司馬光疏

其害言兵出於民雖云古法然古丘甸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而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能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矢教之戰陣是使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教場五日一閱無間四時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與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之塲中必得賂乃縱是三路耕作之業

幾盡廢矣。自唐開元來，民兵法壞，戍守戰禦盡募長征民，不習兵久矣。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賦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而馳者，舊歎息以爲不祥。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長倚爲權利，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不堪供億，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特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賞糜費萬計，不取諸民，將於何取之？農民之困，旣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是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

賊衛鄉井，則無費多。如欲其戍邊境，事征伐，則鳴鏑交而奔北潰敗可預必也。且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耶？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陵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大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則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

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夫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宜悉罷保甲使歸農。量州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免雜繇。惟多盜之地嚴程科罰。隨功小大遷補職級。聽縣令尉卽保甲中簡武力高强者以充。如此卽不必教閱而武藝自精。一縣之中壯狡者旣爲弓手其羸弱雖使爲盜亦且憚之。則弭盜之一法也。未幾王巖叟亦言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自古及

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愆怨人人所同。此者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顧豈亡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耳。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旣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季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於是於府路保甲官並罷而司馬光又以比歲災傷盜賊並作禁旅盡屬將官與州郡爭衡不爲使而卒旅不更戍成其惰縱又設官重複虛破廩祿夫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

之將又何必多設總鈐哉請盡罷其禁軍獨委州長吏與總管鈐轄統之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於是詔諸路禁兵復互戍而頗省鈐轄都監等員名以州郡官兼充焉嗚呼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不足則募民兵而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東兵不若土兵歷有言者豈不以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故能有成功哉獨內郡當承平熙恬時戎服執兵雖日選練非身親戰陳

獨可爲聲容。兵終已不精。又別立管轄各目。卽狼貪蠶食。勢所必有。又不領於守令。如漢北軍之法。而遣使者提舉之。措置無根。故事以不行。大都宋初禁廂軍召募。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廩給。畢有經未。害至康定。憂邊而召募。日廣。於是乎天下有百萬坐食之兵。國家又以金緡賂戎虜。投之宴安。以銷靡其氣。曾不得其一日之用。元豐憤之行保甲。而募兵日衰。元祐以降。保甲罷行。無常。而民兵亦又衰。已復將兵之制。長官不得關預。而將驕卒橫。侵漁細民。氣壓州

郡。及江浙盜起。攻劫州邑。而將兵望風逃潰。無能戰者。蔡京用事。禁廂增補。日多。列郡屯戍。彌廣。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疾者徒費廩。給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又亡至以闔豎。握重兵。張勝諱敗。士卒耗亡。輒爲住招闕額。以其封椿爲上。供之用。北難作而逃亡。配隸操瓢行丐之人。畢募以充伍。而猶病其單寡也。幹離不挾兵萬餘。長驅而南。內顧枵然。始倉皇召天下兵勤王。陝右諸路古勁兵所出。种師道將以入

援僅二萬五千人。不能軍。於是京師不守。勤王之卒潰爲盜賊。而寇盜遍天下矣。高宗南渡。初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凡諸將所帥及降盜等兵皆屬焉。因部爲五軍。尋以虜逼。上將航海避之。而衛士張賓等不欲行。率衆圍呂元直。許不遜。上怒。誅於明州市。遂盡廢其班。及還會稽兵衛寡弱。乃選辛永宗所統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巖。悉烏合之衆。時趙元鎮秉政。爲上言。衛兵舊制不宜因噎而廢食。上悟。尋復其舊。然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已而以三省言。詔御營司併

歸樞密院。又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而分隸以都督府兵。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已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爲六軍。十二將。而三衙始復舊制矣。時江海盜作。因分制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顛之右翼。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兵籍爲天下冠。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改爲神武五軍。已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吳玠稱右軍。楊沂中稱中軍。當是時。諸將各以成兵。雄視海內。屢奏捷。獲而秦檜

爲金內間主和議遂獻謀諸將握兵難制浸成疽潰
召入覲因分隸其兵更號統制御前軍馬皆隸於樞
密院遇出師則取旨行於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
雖和議之後相承不改各州有都統司而分屯列戍
增損靡常朝廷滋增養兵之患蓋列屯以都統帥兵
卒軍儲以經總給餽餉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
奏將校之祿多於士卒之數始或急於攘夷待以寬
科而後漸以蠹弊相承老成消耗新補情偷堪戰之
士十無二三而爲之將者且隨意誅剝無所顧惜向

之創立爲捍禦者至其後徒足爲庸將腐闕賣鬻富
貴之地而論價輸錢方列薦牘隱成晚唐債帥之風
於是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于錢而不足
袞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先是以和議成
諸移屯軍漸歸營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法爲沿邊
備禦開禧初復議用兵駐劄諸兵始復移屯和議再
成邊地一二要郡雖循舊貫其諸駐劄更戍之法置
而不講而常屯之兵益多大抵當多事之秋患兵之
不足卽增補以壯軍容事旣寧息患其有餘必併省

以覈軍實意則在乎少蘇民力故始時兵不素練自軍校轉補之法行而揀選益精於是有疾患則選有老弱則選藝能不精則選或由中軍揀選補爲外軍或揀外邊精銳以升禁衛至於軍額有缺則併隸以便教閱而指揮制領將佐之屬亦或罷或省可謂詳密矣迨其後州郡軍政隳廢吝於廩給缺額恒多甚至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妻子而近或三四年遠至八九歲未嘗落死敗逃亡之數又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畱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雖

號主帥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次坐作進退殆同兒戲守臣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改年甲且一兵請給歲不下百緡以小郡計之一郡占三百人是國家歲虛費三萬緡也良由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耳於是精銳無等冗濫不分無賴之民往往竄名軍籍覲其廩費而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而不得仕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又鄉黨故舊及百工技術音樂俳戲之人皆列名軍伍奚裨實用哉寶祐間州郡缺守承

揖者遣令招刺不拘材武務盜帑儲咸淳初沿江制
闔置帳前官猶專任營運類無戰功卒從升差大畧
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又招募
徒取充數以覲賞格涅刺之後更不教閱徒以勞役
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即罹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
而逃亡者接踵當時獻言者謂宜於卒伍中取強勇
者異其籍而厚其廩且如百人之中揀十人或二十
或三十則是萬人中有三千兵矣時試之弓弩課之
武藝暇則馳馬擊毬以爲樂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

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
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而申命
主帥制領鼓動而淬勵之假以統御之權嚴其階級
之法使將樂與士親士樂爲將用則可以運動如意
不必別移一軍另招新伍矣蓋兵無貴多貴訓練之
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數將焉用之大抵宋之兵
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故南渡後時講求
民兵之制建炎元年張懃請募民聯以爲十五使合
力抗虜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爲

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路安府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每五十爲一隊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於是川口多義士可用者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三十一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膺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三戶之雙丁十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皆有長擇一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糧其後籍者至

七八千人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至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收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其後文天祥建議以爲莫若委數州立一方鎮俾爲

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藉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

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又何向而不可哉惜乎其未之用也至咸淳之季邊報日聞召募尤急官降錢甚優厚而強刺之禁亦嚴然所司罔體上意執民爲兵或耳言誑誘或詐名買舟候負販者群至輒載之去或購船令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婦冶容招誘於路盡刺涅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民有被執而赴火水者有自斷指臂以求

免者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無賴乘機爲擾所在騷然則召募且無法矣揀選云乎哉至於水軍之制南渡以江淮爲邊境制加於前而沿流保隘相望守禦頻繁民勞彌甚咸淳末廣東籍蛋丁閩海拘船舶則公私俱弊焉兼之疆宇日蹙兵法愈壞叛將賣降庸夫秉鉞間有圖國忘死之士則遥制於權奸移屯更戍靡有定所於是戍卒疲於奔命不戰而死斃者衆矣嗚呼國伺喘息於乍和乍戰之間倚兵爲命而耗弊若此可徒謂敵強乎哉

葉心水論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畧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貞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猶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旣稍收節度兵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弊用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乃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

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五
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
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虛○大○觀○正○和
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各○具○實○亾
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更
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
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
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
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
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

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
家○也○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抗○越○草
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潰○橫○莫○制○國○家○無
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旱○而○諸○將○自○誇○豪○雄○劉
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
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
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勲○惟○其
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
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

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杜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于軍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嚴。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

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病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于此。而况不戰旣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

懦弱加以役使。因易交。跋債負。家小日。曾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者。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且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徽土兵為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

居其一焉。因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辨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一
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夫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朝廷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馬端臨論曰：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

三代以來皆然也。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旣盡出，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

李晟渾滅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
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
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
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
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士宇裂於
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
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矣非以得其民
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
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

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
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
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
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
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
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
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卒爲寇盜之淵藪
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
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

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安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旣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亾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

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亾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膺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痺癱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五
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
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
肖盡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
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遊手無籍之徒則負
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然則募兵所得
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
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倖也紀綱尚立威令
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
四出及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

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畧然自太祖
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華及世祖卽
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渡江盡取南宋
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
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
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修
官制內立五衛以摠宿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
則萬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
院以摠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

廢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關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廢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兵則為正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丁

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甲甲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

者俾其主帖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
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及得宋兵號新附
軍又有遼東之幼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
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畚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
蓋鄉兵也又有以枝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
應募而集者曰答刺罕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
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
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
寡人莫有知之者其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

諸軍在外內外相維所以制其輕重之勢方太
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温博爾忽博爾木爲四怯
薛反分番宿衛及世祖時又設衛以象五方始
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
增置改易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橐鞬
列官禁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
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
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天子之
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爲巡邏

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壓軍至
于在外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
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
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初以武功定天下四
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觀之則太祖
太宗相繼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際屯兵蓋
無定向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
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
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

盡南海則各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
戍焉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
兵勢遂至于不可爲矣

官禁者錦衣等十六衛番上宿衛爲天子禁衛之兵
如漢南軍之制則指揮使領之衛京城者衛等四
八衛遇有征伐則調發之爲天子征討之兵如漢北

獲滋至于不可爲矣

以無承平雖人泯觀卒部軍迎不劫而天下之
盡南越俱各藩區借又各以萬軍又濠州等軍

國朝兵制

國朝兵制大槩有四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
兵○曰邊○兵○京○兵○者拱○護○畿○輔○營○衛○王○宮○其○制○有○二○衛○
官○禁○者○錦○衣○等○十○六○衛○番○上○宿○衛○爲○天○子○禁○衛○之○兵○
如○漢○南○軍○之○制○則○指○揮○使○領○之○衛○京○城○者○留○等○四○十○
八○衛○遇○有○征○伐○則○調○發○之○爲○天○子○征○討○之○兵○如○漢○北○
軍○之○制○則○五○軍○都○督○領○之○是○也○留○都○兵○者○起○自○

太祖先定鼎金陵所設者也腹內衛所兵者 洪武
元年所定衛所官軍乃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
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
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鈴束通以指揮
使等管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者是也邊兵者捍
禦各邊屯戍要地如薊遼大寧諸司等衛是也大槩
於京師設都督府五衛七十二於畿甸設衛五十餘
於四方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二衛百九十一
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於夷服設宣慰
安撫長官司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凡有事征

伐則詔總兵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
軍歸衛將歸第權自上出不敢有所擅調初定府州
縣時張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願爲吾兵者立赤
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因○著○藉○而○律○嚴○人○戶○以
藉○爲○定○之○條○蓋○軍○民○遂○分○而○於○時○取○兵○非○一○途○有○從
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
因○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諸○僭○僞○者○所○部○兵○舉○部
歸○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隸○爲○兵○至○其○後○稽○覈○之○要
又大率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

此我朝軍伍之畧也。國初設翼元帥府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旣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總三大營營各設管操官曰提督各哨有分管官坐營曰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平居番上宿衛衛皇城西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爲守宵夜鑿警禁衛兵卒日給食家無丁中有父母若單夫隻妻者諸存恤優厚而嚴上直折伍頂替之律凡國有大師

中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步內騎外爲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樵採其內置教塲于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于京師其錦衣衛主禁廷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衛力士蓋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正率而府軍獨僉幼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時兼刑獄而以嚴禁衛爲專官大都以親軍十二衛衛官禁以五府四十二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

假任權以制親軍親軍之衆勢又以制錦衣軍而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相羈維之局也蓋與周官宮正太僕所掌漢南北軍唐南北衙宋殿前侍衛司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繁簡疎密而京師約宿兵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亦不克當此亦內外相應制之局也說者謂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存管營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鈐攬有事出本兵請符

定帥不開府折衝而勢張故戰則國威守則國固豈非居重馭輕之制萬世長久之道哉已天下承平武備日弛至中官王振專軍而土木之變作景泰初侍講劉定言國家養兵之費亟矣乃今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之日月錢故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負販而爲商或匠作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纔足以支月錢之費是民之膏血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宄也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有振哉宜痛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五
華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而御史魏瀚言邇者虜
寇長驅動以萬數而兵部以召募之兵應之可爲寒
心○今京軍不下三十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
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役使其聽操練者
大率皆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
而求其折衝禦侮豈不難哉○伏望責總兵等官將營
軍○整蒐訓練○命給事中御史非時按視之有賣放
占役諸弊聽叅究而節財省費一之於振軍當是時
兵部尚書于謙議以京師軍馬分隸五軍神機三

十營者雖各有總兵等以統御之然不相統御一有
發調獨挑選撥以行故兵將不相知難以効實今
於見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團營操
之營二萬人各設都督統焉隊伍十人有管隊二隊
百人有領隊官積二十隊千人立都指揮御焉而隸
于都督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謀勇
以克使互相統轄遇團操時臣等時出意調一二隊
點閱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名卽各頂本隊卒以來驗
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軍者知士

之疆弱爲軍者熟將之號令遇有警急量賊勢多少
敵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或萬人或數千人
皆原管統以行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相知士伍熟
習易於閱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比平日混操奏撥
強弱不辨號令不習者萬不侔也其團營外仍次第
其精壯備緩急之調以時助國威制曰可於是定
分爲十大營而團營之法始於此英宗復位罷
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尋復置
弘治中兵部言自景泰初設十團營而來僅踰二

記其將兵等官賣放冒支之弊漫無紀極不一嚴究
將糧餉徒費而兵政日弛於是選京衛勝兵八萬外
衛八萬其外衛分兩班班四萬與京衛番上共十有
二萬定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
果勇効勇鼓勇立威神威揚威振威營各有坐營把
總等官專團操有征調挨撥以行其老弱不任戰陣
者曰老家任營備作使不服戎而天子仁聖慮制
軍欲於畿輔地各團操爲京師掖問本兵尚書劉
大夏對曰甚善今京西保定府獨設都司統五衛本

祖宗意蓋如此遂發保定京操軍回衛操復勅都
 指揮往蒞之乃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受私賄為
 卒言還衛操自便者上見之微哂曰宮門豈外人
 可入獨此曹忿不得役此軍為言耳於是十二團營
 外北隸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兵團番上而禁
 旅益強時大夏柄兵受養士力諸占役頓減而脩乾
 清宮軍夫亦奏減十之五督工者以不恤大工為言
 激上怒下閣臣調旨詰責閣學士健對曰愛惜
 軍夫此司馬職也司馬議固當日大夏每以老辭位

沐温旨勉留尚乞骸不自休若切責旨下彼以
 不職固辭誰復有憂國奉公如大夏可代居此位者
 上欣然開納省所用軍夫具如大夏言武宗改
 元奸璫劉瑾既質掌司禮尋提督團營厥後監軍大
 璫張永谷大用陸闇等益橫不可制至正德六年
 設東西兩官廳於大內其規制倣團營選宣府大同
 遼東延綏驍騎充之曰四家兵初以太監張忠領東
 廳都督許泰領西廳未幾益以都督劉暉張洪神周
 而令都督江彬兼之上自領闈人善騎射者為

一營謂之中軍旦夕操練呼噪砲礮聲徹九門鐵文
 組甲照耀宮苑 上親閱之名曰過錦後以南征
 上自署號威武大將軍而以江彬許泰為副將軍其
 十二營自如騰驟四衛舊稱禁軍 正德中隸中官
 詭冒依附為奸欺不可詰 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
 勛言官府一體請考選論覈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
 之而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如彰義門
 破虜如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蓋以直內故號召易
 集也今使外隸倘卒有急難號召非便承勛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闈○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 國家軍政有統豈
 當乘之內臣云易驅集哉 詔如議行久之大學士
 楊一清疏京營之弊言自團十二營而來因陋就弊
 垂四十年而戎政則日耗矣士卒殷實者出錢包班
 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零丁而其形徒在衣裳藍
 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以自存一旦有急又安能
 以羸饑之身為 國家捍百戰未挫之虜哉比緣有
 警選一二萬兵以行業已通各營挑選而具再欲撥

一二萬則團營與老家無異不可得復克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歲支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勝兵課二三萬人而不足其統兵將官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延稽日月苟以辨裝為解往往有將官已至關口而士卒尚留京師都人至相傳為笑是養兵不堪用而芻糧為徒費也正德中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而後定則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

其時三邊無警故微以集事假令夷狄外侵邊軍不得動掣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臣謂邊人輕中原之心必自此啓矣夫今不為後益難治伏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使耳目一新精彩立變庶幾壯國元氣而衛民命焉久之提督營務都御史王廷相言今團營號十有二萬而京衛民追胥捕盜者已五千人外衛撥赴工拽木則數萬人矣雖云暫借終年伍虛其見虛者又老羸罷弱不能兵者甚眾夫軍欲其戰勝

攻取須養其銳氣使專於武藝不以雜役而荒奪其
 心今困苦以勞其身畚鍤以亂其習而欲其張皇威
 武以敵國所愾何可復得且軍類多貧下而吏胥無
 賄不行富者畏憚營操則賂稱棟退而終歲優閒貧
 者無力輕營則拘之團操而無時休息此軍之所以
 不精也乞按營軍真正丁口選其精壯摘牌替役務
 足十六萬之數而嚴團管軍士毋別差之令于是散
 遣邊兵而提督用武定侯郭勳為帥故太監張永尚
 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欲有所飭厲與武定不

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益大廢弛大學士張璁言
 景泰初于謙設立十二團營最為緊要日久漸廢至
 正德間時江彬用事引邊兵入內操練而團營益壞
 今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討十二萬人而中選者不
 滿二三萬蓋由強壯者役占權門瘦羸者掛名影射
 夫戶部糧冊十二萬原數不闕一人而點選僅僅若
 此設有警變何以備之乞 勅權要私占軍丁者清
 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量為精選以備先鋒至
 於每營總兵叅將等官必擇知兵宿將為之不宜專

以○侯○伯○膏○梁○子○弟○濫○充○仍○戒○不○得○剝○削○軍○士○以○離○其○
 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
 日○奉○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
 充○實○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上○嘉○納○是○
 時○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培○充○以○鉅○萬○計○中○外○啣○怨○
 尋○以○罪○免○成○國○公○朱○希○忠○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無○
 以○踰○武○定○時○虜○報○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
 聽○征○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
 元○帥○中○貴○私○家○矣○兵○部○尚○書○毛○伯○溫○言○振○舉○戎○政○必○

先○精○擇○將○領○撫○綏○士○卒○兵○將○相○恤○故○法○令○得○行○邇○聞○
 將○官○徃○徃○剝○取○軍○需○以○通○賄○賂○士○窮○且○驅○以○馭○敵○宜○
 其○敗○矣○請○勅○各○官○洗○心○滌○慮○無○蹈○前○弊○一○切○軍○需○
 悉○以○給○軍○將○官○絕○營○求○之○路○則○政○本○清○軍○士○裕○衣○食○
 之○資○則○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於○此○上○納○其○言○已○
 有○言○京○營○軍○士○尚○缺○二○萬○乞○募○充○補○者○下○兵○部○尚○書○
 毛○伯○溫○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而○在○選○兵○不○在○生○財○
 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且○虛○費○糧○餉○
 臣○謂○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時○加○訓○練○汰○其○

老弱冒替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為可耳。從之二十九年八月虜大入寇竟薄都城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既闔門兵不足蔽睥睨。天子震怒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而為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

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為率伍之不足其敝不在逃亾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統綑不闕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已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流昌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科道通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

古今通考 卷二十五
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
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羣議浮言所播庶幾營務可飭
矣已又奏言今國家之所患者唯虜所最甚患者
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
者唯在中貴人典兵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
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
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
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
乃者胡馬來侵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

半空見卒又罷弱曾不任旗鼓夫卒士罷弱罪屬之
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
外語籍籍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
用蠹軍矣陛下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旣積消
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
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
掃除之役已耳令其參列壇塲固已虧體而况于作
蠹耶夫久服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
勿使更濫戎機亦其保軀善後之圖也中貴人旣罷

古今通纂卷二十五
則什五克實卽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豐其饋饗
時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戎虜虜雖強何患
哉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所深患也又觀在營
諸將徒善爲容難以效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
間諳穰苴之畧者營各置數人而罷其善爲容者則
李漢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
所以懾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急於此者
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改十二團營爲三大
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樞總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

官曰總督戎政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贊理軍務文臣
一員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旣而仇鸞復請以四武營
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
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叅將二員
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鸞
又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使京兵雜出而征戍
日轉弱爲強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
門戶而格鬪于堂與可乎上命宣大二鎮勿徵寇
入犯卽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

班上京師于營兵權練又遣京營諸將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備北伐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厠以豺虎盖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奸漸露以磔誅至三十五年罷團營仍復三營設總督武臣協理京臣一人而單內外提督官矣隆慶朝復遣司禮監一人閱視四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

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嘗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内外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萬衆統一於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

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較閱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賞罰行焉要令所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闔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大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下兵部議尚書霍驥言任仇鸞之誅乃將之無良非法之不善也貞吉深鑒覆輒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紛更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衆論今制總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於一

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有歲終考覈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請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役占少號令不煩而體統明似屬穩便至論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驥議營制旣與貞吉不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勅關防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旣而以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謨

領神機營恭順侯吳維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
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然自京營改
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決給事
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
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
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
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獨俱有十羊九牧之
患况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
矛盾于把總受叅遊令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

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
况以之臨敵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三營中所有
公私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費可知也且三營各
二副將各領兵五校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
之爲三大營分之爲六副將又合之爲一總督一協
理蓋祖用先制而諸輔將分屬領者又適輔臣分
制之議夫誰日不可乃詔復京營舊制罷六提督
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以後雖將有廉貪政有叢
舉夙弊大約如故蓋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

較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雖有拳勇身不習戰三也。嗚呼欲兵之強得乎。至若謫遣之制歷朝寬恤亦有可言者。洪熙時時陝西官軍調京師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備禦道交遠勞苦。上聞之謂兵部尚書慶日王道在順人情。命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軍備京操不兩便乎。非徒費省抑且安民其速行毋以道路糜軍。宣德中敕天下衛所軍離鄉井在伍給裝難其免原籍戶一丁。繇令專一供軍家在營者一體行之。已罷邊衛士歲

辦柴炭之令令得備邊而嚴邊將受賂放軍脫伍不差操之誅。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言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人往南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人往北極邊補伍者各不能其水土北人死於瘴癘南士死於寒凍且其衛所相去遠者萬里近乃七八千里路艱費劇逃亾者多長解負累有死於溝壑而莫之知者良可痛也。况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脆弱不能寒苦之人謫當之大不便伏覩。永樂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一
中 令北京人有各處充軍者毋勾補於河間立一
衛衛 京師原衛別謫發克伍 宣德中 勅雲貴
川廣勾逃軍除本軍正身及丁已解發者外餘畱附
近衛所帶管收操諸緣海地分聽畱著伍後屢申令
則知 洪武罪犯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
者 太祖皇帝之仁所以懲有罪也後有罪者已
死其補役者非其罪者也則憫其遠戍留附近衛收
操 太宗 宣宗之仁所以恤民隱也 陛下仰體
祖宗之仁恩申明前令而部官執稱舊伍難以改發

念獨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衛之無實不念下人之
艱苦也豈體國憂民之道哉請自今從南北所宜發
戍使人宜水土而兵政備豫便國盛時君相於軍隱
注德意深至矣 正統己巳秋虜患亟募四方丁壯
隸勇敢營衛 京師久多逋逃王者請治罪編尺籍
御史鍊綱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
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今兵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饑
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 詔抵大辟者尚原死
隸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此輩伍乎搜求太急

必生他虞兼邊務尚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士得人
也詔勿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薊鎮右都督盧宗
言今薊州關堡軍舊額二萬九千餘人今已額踰三
千無可補乞行法司擬謫發囚徒以充雲南兩廣逃
軍潛住境內者乞招集收用且邊關通寇路甚夥軍
防守法疎欲選所屬軍衛舍餘若民壯編成什伍以
時練蒐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下部議部覆言謫戍囚
徒行司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禁止不得收收之將
軍勸於逃而巡撫都御史閻本立嘗奏四方軍民顧

投軍自效者聽宜舉行其舍餘民壯候邊急酌選用
詔允行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以天旱引咎自
陳請避位且陳兵政弊事十端以上一日京軍苦於
出錢供用二日營軍困於役做工役三日江南軍士
因漕運破家四日江比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日竭生
民之力部運而濫食者衆六日竭國家之帑買馬而
私雇者多七日各處鎮守監臣貪婪枉法八日各處
守備內臣占軍數廣九日陞賞偏於勢要十日祭衛
苞苴公行上嘉納之嘉靖初肅皇帝悼軍

政壞圯至 正德末而極屢 詔條下兵部尚書胡
世寧疏闕軍實言天下衛所額軍逃絕者多遠年丁
盡若埋沒者歲歲清查茫無根影其近日病故若逃
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在衛軍士備操者或金鼓
不聞武藝不習而教塲爲虛設或各掛行伍身不在
營而得財以賣放故今養兵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
敵則嬰城守固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
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至役占之弊尤不忍言
如漕運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二石而致一石軍士之

勞苦不計焉其邊儲又不止是今軍月支米一石又
加之以馬匹草料而投根勢要止納月錢銀三二錢
而止此爲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但爲勢要二三
錢之需天下若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克軍之戶或由
塚集或由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貧絕而不免清
勾在今克軍之人必皆姦豪必皆巨惡未必皆可矜
也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况東南脆薄之人克軍西
北西北近邊之人克軍東南皆逃其逃而兩不得其
用乞會議分查衛籍額軍若干故絕若干其丁盡戶

絕畧經清報者免勾以除民擾其不肯着役者必緩急難倚之人也悉改編原籍衛分以通之有缺伍則另選舍餘及犯罪者補克而五十以上許家人子孫代克其在逃二三次者依律科斷其情犯深重例誦邊衛者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後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認佃課租除歲賦外納官司類解爲軍裝庶在衛皆土著畏法而逃亾益鮮至衛所管軍官望并省而嚴勢要役占之誅幸甚自是宿弊一清至於勾補之制始 洪武中開平衛卒馬名廣上

書陳時務言請收蕃衛兵徙都下重 京師外衛兵老死家無丁者除其籍無勾補 上頗以爲然擢爲泰和丞 洪熙初 詔各處勾補軍有丁盡戶絕者取原籍有司執結達衛所衛所上府部開豁毋展勾禍無辜亦不許將有丁之家放空軍伍違者坐之宣德中軍業漸就乾沒黠者率用賂規脫而詭傳平民於籍遠之則被枉者衆於是 天子 璽書 命給事中御史十四人分道清理御史銳意得軍以爲功不念民常州府同知張宗璉持不可爭之曰 璽

青獨清軍民實非軍柰何違 璽書毒民乎御史怒
 侵辱之憤恨死然常之人賴以免於枉者十之七八
 蘇佐郡者力助御史霍得軍而枉民以干計嗟怨盈
 路彌年不解 上聞之 召本兵諭曰近民有訴妄
 詐 伍者有司過也 朝廷於軍民譬水舟陸車豈
 可偏哉其 勅有司審實毋枉民縱奸於是 詔軍
 戶有重役三五處者果人丁消耗併一處勾補餘悉
 開豁其丁盡戶絕若同姓人為妄報被勾擾者有司
 從實體勘豁之 正統初復申飭焉是時南直隸清

軍御史郭觀苟以克伍為功崑山民誣首戍伍至連
 逮二十四人賴巡撫都御史崔恭平反而定江西清
 軍御史尤酷烈勒里甲引平民按察僉事陳琦爭之
 不能得乃行巡所分道令民自首為御史苦掠誣服
 者二百家悉縱遣歸農會御史以譴去民手瓦石伺
 道旁狙擊之而德琦不衰初 制中外衛所伍缺得
 徑勾已更制各衛所歲查節年逃伍乏丁當勾軍分
 別府州縣攢造清勾冊二上兵部部存其一以待考
 以其一轉發在所照名籍拘勾各司府州縣將所發

冊攢造已勾解名數若實有事故難解發若當豁除者具爲冊送部以待質而各省府州縣清軍設專官後患伍空遣監察御史重風憲子專覈之權必三年而後代命專久得竟軍本末令蠹弊無芽滋其止軍戶下本有丁捏無者本非老疾捏老疾者則謫邊遠保結里隣摘發附近而逃與窩藏者同罪其御史受代還以清勾補伍名數多寡爲殿最故清軍使者賢卽法嚴令具而止否者以束濕繩下以鉗網讐民以苛峻爲風力安祿保資而各清軍官恐勾補不及

數爲已罪望風酷訊如在重辟必責之妄指捏報而後已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軍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者有戶絕後責里甲認頂及妄指無干發解者於民禍太烈矣方始清勾時衛所官攢造清勾冊有厚費而勾到軍纔百之一其戶絕軍至有勾數十次者徒多費無益而法必歲勾則任意騰寫苟且塞責奸弊橫出有以見伍作缺者有有丁作無者有故逃待勾勾至自首者有移名換籍希解到作無憑收伍者計獨爲利窩而攢造次數愈多卽差訛愈甚其

州縣官清勾又獨按衛所名籍不分遠近年逃亾不分有籍與否槩里迺而呼集猾胥奸吏不分有勾單與否槩里迺而科索其有軍籍者不分戶已絕未絕槩里迺而嚴併官愈貪刻民被禍愈酷夫逃絕久者遠年丁盡既茫無根影其近年病故若逃者雖有起解復逃亾軍政條例所載諸當豁免者曾莫一省顧也○正軍以賂而倖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此清勾之弊也○國初軍塚集者異遠近而謫戍者必邊衛

固矣○後以徙民實空虛之地○若商宦流寓他方者所○在多有之○今必勒還原伍○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身○被拘攣○心懸桑梓○長號卽路○終天永訣○人非木石○誰○能堪之○其戶弱丁單○則必沿門乞哀○搏頰求助○而後○至○若族丁稍衆者○不以正戶應役○或脇委孱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傳未達戍所○而身已斃於道○幸其能達○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窘而鰥○則老而獨○亦焉攸用哉○此充伍之苦也○獨其壯黠者○則籍口死○命詐索親隣○坐享行裝○口食解伴○應解軍丁例經

題准既許於本戶照丁糧多寡道里遠近爲資遣矣。卽貧丁少者亦抑勒里甲僉令押解爲之造冊爲具。齎資爲置買妻小。其說以爲遇之厚庶得其心無逃。亾也。然亾命曾不爲哀止。其戶絕捏報名清出者。里。遞豪猾既以賂免。其愚懦畏法者則買行丐人以克。他置軍妻給資齎不在。是夫是押解一名若二名者。非有腴田上貲應出錢更也。又非身犯罪譴應流徙也。必使之廢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故管解而至於千里之外。則下產半。

廢二千里之外。則下產盡。廢三千里之外。則中產亦廢矣。比抵衛所。衛所官滋留難。覆與軍爲市。問管解者家殷實與否。爲賂厚薄。必得當而後遣。少違期限。有司者又得以其法而繩之。解者質衣并日空橐囊。靡得報而反而所解者。或營稱齎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利彼月根。押解歸未及門。所解已旋踵。而至而逃還者不在。是其所買爲軍妻者。恩旣不屬。視如嚼核。及軍旣逃。終流落乞丐而凍餒以死。此管解之苦也。諸爲讐家報復。以同姓同里妄指誣陷。至

輝丁竭產莫之勝說而里書黠者將遠年軍由抽匿
 洗改歲久事恬詭秘之迹寢就微滅簿書緣絕無從
 詰究有司者終莫能覺發蓋或一軍戶而分爲三五
 戶者或一軍來歷而彼此互異者或軍冊有名而黃
 冊不載者或黃冊備詳而軍冊簡略者甚至軍祖姓
 名傳寫訛謬以黃爲王以魯爲曾以黎爲李又或戶
 本絕也而更歷百年猶載老丁或戶本未絕而規圖
 影射輒稱丁盡斯清勾之弊極此矣嘉靖中兵部
 尚書王憲用主事王學益畫請停衛所每年造冊之

令製軍單令將逃故軍士用堅白厚紙署名籍印鈐
 爲單隸部者送部隸都司者類送部轉勾造底冊送
 部存照其後每年將新逃故軍士填單類造總冊以
 衛統所所各一冊百戶將原額軍役填滿外上之部
 一存衛一類送各司府州縣有司不必歲造逃故冊
 登答及未奉單勾者妄勾俱禁止焉而第照部發軍
 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卽與解送着伍而赦免及無
 勾者卽與開豁各清軍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獎及
 不在民爲賢否不主於得軍而各衛所扣軍糧造冊

不費之費省矣。又總冊一立百年不改，勾單之發無事煩復，而衛所訛寫妄勾之弊革矣。武庫得案藉而稽，御史得按法而糾，軍衛該勾者有丁在所必勾，無丁在所必豁，而有司虛文應故及刻薄取功之實絕矣。後御史孫慎奉命江浙福建清軍，鄒文莊守益謂之曰：天下利害其大較可籌也。利於國弗利於民，憂國者爲之；利於民弗利於國，憂民者亦爲之。今軍政之弊極矣，軍無餘胤，吏有額需，怵威者妄承挾怨者，妄指下吏招賂者，乘人所苦誣無爲，有橫縱以幾

利，卽庸謹者畏譙讓承風旨，傳致疑似以求當。長解茶毒家破身殞，而新軍入伍未黔突而逃也。蓋萬姓受其害而朝廷曾一無所利，國與民交病，柰何弗爲一釐正之乎？廟堂成規非可猝議，但戶絕挨無逾清查者五則：列聖旣久宥之矣，而奸胥蟠糾神出鬼沒，里迤歲輸一不滿所欲，輒誣而剝之，是利不在官不在民，而獨在於貪黠之群胥也。宜廣奏罷挨無軍以宣上德，又爲書於政府言之。於是御史舉挨無名籍軍戶絕若例免勾者，備覈實上兵部請罷。

勾移各衛所擅勾者以違制罪久之天子為下停
 差清軍御史之令寬管解逃軍若軍赴衛違限之科
 蓋恩德綦深厚矣而二司清軍官日玩愒自處于閒
 官逸吏以致文卷糜滅冊籍差訛雖勾軍重務惟付
 胥吏任其騰造於是議者請申飭無論御史差否每
 歲及期守巡巡行將勘合勾單清審填註有了解者
 當年繳逃移跟捉者三年繳挨無名籍及丁盡戶絕
 者五年繳而部通以五年查催完銷蓋法精令具而
 無補於伍虛於是議者言 國初為兵取之亦多途

矣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伍常實而不
 虛今有定貫矣籍有定貫積二百年而欲伍無耗不
 可得矣雖然一夫一婦異世而為族積百九十年而
 謂丁無不足更籍而為軍豈可哉故莫如抽丁夫莫
 非王臣天下之大分也人戶以籍為定 國家之永
 制也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又繼而復餘理勢之
 必有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乃不絕又籍而復絕而
 遂絕亦理勢之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
 其伍餘者以理勢所有抽其丁而籍之以為兵亦豈

非乘除之道必至之理乎。今取兵於民，曰籍定矣。民不可爲兵矣。取之兵餘而復以賈怨守常已之，是亦幸絕者之不一也。卽不幸而絕者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被堅而荷戈乎？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線，是天民之無告者也。今執搏之拘係之，以補伍其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以賈怨守常而不及，亦烏在其爲絜矩也。此其說欲更籍軍戶之丁多者，別爲軍以克伍。然民不可枉而爲軍，以軍凶戰危，不可以槩責之。民今旣占軍籍矣，充一軍不足，又更籍而二三之，豈

人情也哉。于是撫鄖陽都御史王世貞議從近改補者四便，言應勾之戶樂於近，不圖規匿爲吏胥利一應補伍者便，水土不至困絕二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解戶不至破家，四有是四便而百年莫以請者有三疑焉。曰闕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今中外衛軍犯私罪則調衛於制，非有闕也。高皇帝時軍惟梁克及從征二端已耳，所謂罪謫者或糧賦違限也，或工作誤式也，甚或奏請小不合僚屬偶不和也，又甚而死事之群從若親友也，縱其身合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罪而今應補者日已遠又况未必真爲之後也至於
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二年以來與虜戰
而得一階半勲者豈嘗有一清勾之卒否乎楊越之
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
蓋自古記之矣乞勅兵部行各清軍御史查缺伍
有迺遠應勾解者於百里內外改補行原衛所註銷
惟近年罪犯應發邊遠煙瘴充軍者不在是而解遠
戶役責有司量僉殷寬議津貼毋使比閭受田而嚴
逃伍之誅其民兵之制國初胡濙在縉雲當元末

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
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一石出一人
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
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行之數年使
所在強兵而財阜正統十四年令各處召募民
壯就所在官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役蓋肇于
天順初令邊民有強壯願報効者募爲土兵收附
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
夏務農任支免其本戶糧五石差二丁以供給之

成化二年延綏守臣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多驍勇習虜耐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請勅御史點選其法取民丁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贍其力役五石以下者三丁三石以下者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此陝西土兵之始也九年刑部主事張鼎疏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

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時加優恤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嚮導可得矣弘治二年令州縣選民壯凡民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者膺選州縣七八百里者里僉二各五百里者里僉三各三百里者四各百里以上者里五各春夏秋月操二冬則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每兵二十五人設總甲一人小甲二人而議者曰此寓兵於農庶幾成周遺意第行之者惟從事朋合混編顧募項役而已無實用也蓋自國初分軍籍而來民力農養兵兵守戍

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正統末。令府州縣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有警調發。而民復有兵。弘治中籍太虛。又制州縣覈里數。以僉民壯。而名額日以增。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工食至七兩。有奇。大縣至累千金。於衛兵外復取民財。購民而爲兵。其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文力不能有捍禦。每幅裏盜發。輒請調土漢。狼達兵以抒難。土漢狼達者。故韃靼歸附兵。若川廣雲貴羈縻糜州司兵也。道里曠遠。往返動歲。

計調且至。盜輒鼠伏。去復橫放。而所調兵。惟狼戾多。暴又羈旅。怨曠所過。騷動致奪。有司不敢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猶可。軍來殺我之謠。而糜費不貲。故召外兵以除內寇。寇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又示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則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有小警卽調本鎮兵馬剿之。不報捷焉。後來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爲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奏捷。

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是濫極矣。率至將多。留賊以酷賞賊。勢愈熾。云時王文成守仁提督南贛。江西湖廣廣東三省軍。命兵備官於所屬州縣。機快中。選膂力膽智驍勇者。大縣十餘人。小縣八九人。爲精兵。每歲率各五六十人。優廩餼。署將領。而汰其老弱不堪者。取其工食爲給募費。因用以平盜。而令在所。置其民十家爲甲。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丁。及寡生產藝業。及往來寓宿姓名。其中夕各輪一。門按牌爲稽察。奸盜無所匿。已又令在所各推。

衆信者一人爲保長。於要地創樓設鼓。有警輒擊之。保長號各甲。并力掩捕。而嚴官吏科罰騷擾之防。自是撫督官守爲成法。日有申嚴。已復立黨正黨副街長材長隣長等。自相維轄。而要地諸選兵結寨立墩臺。備器械。共追胥。一專之於民。蓋自嘉靖虜患充斥。邊兵不足。往往調省直客兵以戍邊。如以浙兵戍薊鎮。真定河間忠順軍。戍居庸。民不堪擾。隆慶中議者。于是請罷客兵。以恤疲省練。主兵以濟實用。至萬曆初。倭夷蠢動。撫臣議訓練鄉兵。戶科趙完璧上。

疏日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嚴祛其五害獨存
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轉餉之勞士免征調
之苦一利也條忽緩急禍起變生枹鼓一鳴倉卒可
集二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
三利也然此三利人人能知之亦人人能言之而利
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能知也何者兵
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民誰肯應之者勢不得
不計丁照口而報派之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
而漏貧者以閭左而役有不然者里甲共出錢以募

其人而且指一科十矣此其擾一也派有名籍矣器
械所需官不給予責之自備在奸貪之掾吏又駕而
爲查驗之說民有弓弩者而責之戈矛民有戈矛者
又責之弓弩百方刁勒必得賄而後已此其擾二也
器械驗矣例應造冊以報上紙工之費安所從辦官
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復稟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
府府吏又索賄而後收不然則發回而重欲造矣此
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之官隨意晏蚤
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

則有罰不中則有贖使民賣田宅鬻妻子而償此其
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
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靡工而民不獲息此其擾五
也夫犄犄一夫借力而食父子待之爲哺今旣羈其
身不得自養又令其蕩田宅鬻妻子以供百擾之費
使民飲恨吞酸而不敢言此不北走胡南走越則多
潢池之兵也是可不爲之慮哉臣愚以爲欲練鄉兵
必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
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單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

器械官爲給予或僅給之費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
冊足以記名籍紙字之美惡格式之合否不必大拘
官爲之亦可也定操有期蚤暮勿爽有司勿怠玩兒
戲視之餘日放之歸農不得故爲牽制可也中者有
賞不中者不賞少示懲戒薄其鞭朴勿迫之贖可也
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樂應者
多而訓練之實可加矣上是之十八年兵部尚書
田樂陳防禦要機一查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
撫衙門備查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

一查明缺伍者設置管操千把總官時加操演習其
技藝令行伍充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令督撫嚴督
所屬府州縣將見在民壯脩行查選務須身軀雄壯
膂力過人技藝開習者各結腰牌填寫籍貫所習器
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
次該道每歲巡閱一次餘日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
得仍前差遣有妨訓練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
方各于鄉邑之中年少力強者籍名在官授器仗于
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彌盜又可保身該地

方仍不時程課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潛消其邪心不
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查驗以
致妨業滋費一嚴保甲播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黔始
被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加意舉行
十家爲甲立之長十甲爲保立之正互相稽查人相
告戒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坐連如
外來面生可疑之人卽嚴盤結倘容留潛住連坐不
貸此彌盜安民之上策也 詔允行至若保甲者始
自宋熙寧襲用至今而利猶可屈指數也然而今之

利與宋同而其害與宋異有司行部往來墟落務明
 得意使民舍其稽事以相送迎甚乃編保甲以為稽
 科丁賦以充需簿尉下吏借名稽覈以為利竇官股
 之保保股之甲甲股之戶一不盈欲則誣以宅端民
 不畏盜而畏吏所謂長若正者又多豪舉桀黠因是
 以武斷於鄉甚乃自為淵藪多懼見螫莫敢誰何鄉
 村蔀屋或僻隅山陂守望不相及而槩從連坐使民
 見謂保甲無禪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
 遇也宋之害變而增于法之外今之害緣而起于法

之內然其過在有司有司誠下令令保甲曰爾專主
 自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平居吾不爾稽爾務
 自辦治即盜發吾以法繩其後長正非其人眾其推
 擇長者告我吾為若易之居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
 吾為若擇便近者更附之持此之令必信果而日民
 不稱便則亦不善議法矣總而論之農夫終歲勤動
 出食以給兵兵終歲嬉遊而食民之食四方有警則
 調集者民兵也召募者民間壯夫也其軍興百費又
 民所供也衛之兵無所事敵挑揀之議一出于口則

怨望囂然且軍職傲睨執祖宗之制以相懾噫祖宗之制豈以軍儲爲養老周羸助嬉遊長子孫之具耶法意不明民日疲而兵日弱當其任者可但徇情取悅苟安旦夕而已哉其又後國有事總兵者懼喪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憚失伍當坐而受誅且營伍空虚久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遣獨遣州郡所僉壯兵以行卽卒積死得不報也其最後國儲殫乏適有故則增兵餉兵銀取諸民急練募以已難事稍靖則又名革兵減兵銀籍之以上供而費出

於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嗚呼國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安出出於民也曰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醜金而克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爲兵旣盡民爲兵矣乃其初畝徵稅以養衛兵戶醜金以克民兵者如故曾一不少貸也是衛所官軍旣已養之又從而驕之爲民者旣讐歛之又驅使爲兵又驅而代之死也豈不泰甚也哉則知古寓兵於農因地爲守固自然之符地水之象於百世不與易也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五
時○平○內○地○則○專○之○於○農○靖○以○寬○簡○乘○時○暇○而○肆○之○訓
練○事○亟○地○邊○則○一○之○於○兵○優○其○犒○撫○及○農○時○而○驅○營
田○有○他○變○則○勤○訓○練○習○之○兵○適○三○月○而○精○矣○豈○必○額
設○哉○且○夫○兵○未○有○不○以○多○故○狎○戰○事○能○精○者○也○善○乎
崔○文○敏○銑○之○論○師○田○曰○其○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
無○宋○之○苟○安○顛○其○弱○皆○由○士○業○草○率○登○仕○太○易○鮮○治
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
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耳○蔓延○萬
人○朝廷○命○官○遣○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師○僅○尾

之○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而
後○靖○然○且○獻○俘○勒○銘○上○下○胥○謹○慶○也○舊○制○縣○僉○民○壯
做○古○土○兵○而○類○以○傭○奴○充○宐○制○為○之○法○練○拔○悍○勁○習
武○事○登○其○村○武○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
伍○平○居○機○察○逋○捉○有○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為○小○盜○應
倡○以○聚○然○後○大○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
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
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矣○銑
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盜○朝廷○賞○罰○明○重○顧○不○如

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起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籍之萬一恃功恣睢後難控御矣土兵未歷戰氣恒怯然謂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從後而總之以一將古云習慣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策行不數月王堂平然則調發不如召募召募不如清勾清勾不如練民壯用上兵之為便也兵豈必額設哉

陳建論曰成周之世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本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

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更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類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率旅。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制兵之得其道與。然朝廷果能行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惜乎行而不終。惟從事朋合。混編僱募。頂役也。所以未合古未盡善。與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也。有虛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

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為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萬。徒為贅物而已。且易為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群起詬噪。思欲為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今國家倉廩大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

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拂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克滿舊額。亦不過徒益禍胎。事竟如故。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所為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為國不寓兵於農。終為苟道焉。

蕭允升保甲議曰。今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奸盜如故。譏察鮮效。十甲聯

籍填注姓字非不悉也。間捕一盜按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卽欲治以不報之罪，固已晚矣。十甲爲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盜，九室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卽欲治以不援之律，亦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真頑不率，不援者非直悍不顧也。守望無虞，填入戶口，隣圍有警，動輒徵發，民卽百死，功不盡報，閭門下捷，罪止入援。午夜出閭，生死呼吸，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

其勢然也。媮吏慢若芻狗，眎爲文具者固不足誅。良吏行無左驗，輒勸而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之說窮矣。愚嘗反覆維之，豈其法之罪哉？說者謂始于宋相王安石，當時攻之如拯溺，救焚而宋以罷，以爲鏤冰彩脂，未可必行，而不知非始于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

古今治平要略
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以霸魯，成公爲齊，難作丘甲，三甸增乘，每乘增甲，則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聽鄭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秦侈則鄭持此以抗秦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

坐告奸者賞，同斬敵，匿奸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後，日強此圖，伯之石畫，蘇威相隋，五家爲保，保伍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副，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摯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伍已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者謂之士士貴者老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
閱審什伍以相連挂益君長以興政理簡精悍
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也王安石之法雖
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鳧居
鴈散聚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
使之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
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播矣故其
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
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

箭習武藝則猶周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之
法殊大都自爲什伍互相譏糾今之法非不令
譏糾而粉飾牌籍漫存攻戰則法不若古之精
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匿奸更相連坐今之行
法非不重連坐而制律稍輕槩從未減則行法
不若古之嚴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爲法病不備
而行法病在不必民固壅於疎而徹於密驕於
愛而聽於威矣蛇虺鼯鼠伏藏堂棟雖有蟣虱
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子不釋

鑠金百鎰盜踞顧而不掇者其手縻也故善爲治者在脩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法其未脩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戶貴賤也保甲設矣而強宗滿手貧子荷戈則勞逸安均也保伍聯矣而劍戟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救援約矣而征討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安畫也子弟兵矣而追擊搔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勤也庶幾比落衆白之徒皆習于攻殺止齊之方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衆可合而不可

離力可用而不可疲則吳子所名父子之兵也今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豎擾之謗宜禁也賊已就捕分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奸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寇至荼毒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悞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庶幾正罰立威之款不寬於隴畝鋤耰之夫赴之若驚用之若狂國車不出於閭組甲不越於橐則子牙所云耒耜之守也夫法不備卽必行之威

無以收苟几之效行法不嚴卽已備之法無以
 勝姑息之弊惟備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
 道者無所歸接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源杜甲
 以內強梁者無敢躍狐鼠者無敢嘯而山寇之
 隙塞竊意今日宇內之勢舍是無以爲治矣雖
 然什伍糾察勢無所容於陸不得不蕩于舟東
 南之地其川處而艇漁者強半愚以爲溪渚舟
 保之聯當猶之陸焉舟可聯保卽可畜衆伏險
 於順藏動於靜愚以爲溪渚哨兵之船當防之

川焉密察繩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鸞
 鳳愚以爲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粵習六
 傳爰及于楮子未勝冠弁髦詩書萌芽未剪遂
 厘斧柯愚以爲古者社舉之制當講之社焉事
 制曲防縻盜手足天灾流行饒饑荐隣魚擁蟻
 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當勸之
 保焉辟之保甲君也保身哨兵鄉約社學義倉
 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若是而風俗不同巧
 拙不齊性情不親鬪訟不弭者未之有也然則

農戰不索權。救守不索助。而水陸二師不幾。靡
贅乎。不知衆已聚者。不虛散。兵已屯者。不徒歸。
是未可遠議。撤也。保甲之行。命之曰土著。以資
墨守。而止如堵。墻水陸之師。命之曰客子。以備
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顧久之
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自寇難以來。人之
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也。而兵亦自恃其力。曰
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浚民膏脂。奉如驕
子。調發則所過躪轢。毒如虍寇。安居則嘯呼營

伍。挾壓官司。頃者柘林之亂。東山之變。蓋股鑿
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精民鄉遂。皆卒伍胥徒。
彼一脫巾。吾則懷甲。如子弟救父母。又安所不
克乎。則是役也不直。可以防外寇。且以陰折客
兵不肖之心。非制勢方張。銷禍未釁之上策哉。

京平。限。最。對。也。不。直。所。以。謂。快。最。且。以。劍。非。容。
 一。組。巾。吾。限。對。甲。吹。于。弟。姊。父。母。又。老。酒。不。
 矣。官。吹。於。甲。風。飄。團。懸。辭。另。際。遂。昔。卒。丑。吾。矣。
 出。林。風。官。同。更。昔。林。不。之。順。東。山。之。變。益。觀。是。



